

父亲在弟兄三个里排行老二,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。

父亲的童年是苦难的。父亲11岁的时候,爷爷就因病过世了,留下只有三十三岁的奶奶和五个未成年的孩子。父亲是弟兄三个里面身体最壮实的,十一岁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。爷爷去世后,父亲到庄稼地里干活,一个人扛不动犁耙,就和我大伯两个人抬。家里只有一头小牛,在地里拉犁,父亲就和牛并排拉。到水并边提水,人没有并轱辘高,踮起脚尖才能转动并轱辘,每次提小半桶水,水提到家时,溅出的水和使出的汗把衣服都弄湿了。

父亲没什么文化,但很聪明,只上过半天私塾。当时是给私塾先生交粮食抵学费,奶奶想让父亲读书识字,就给先生交了一季的粮食。父亲在开学的第一天到先生家里,先生教父亲背《三字经》。我父亲不到半个时辰就背会了。下午,本该继续上学的,突然家里出了变故,父亲再也没踏进过私塾一步。村里的老会计常给人说父亲聪明,记性好,说父亲当队长时,从每个月的月初到月末,全队每个社员出了多少工,该记多少分清清楚楚,一分不差。尽管父亲在村里干了多年支部书记,但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

父亲很勇敢。父亲被日本人抓到闻喜修炮楼时,敢和日本鬼子摔跤,还把日本鬼子摔得很惨,很给中国人解气。还有一件让我觉得他是英雄的事。那是1943年,父亲在村里当民兵队长时,驻扎在横水的一小队日本鬼子到村里抢粮,父亲带领民兵在村里城墙上阻挡。由于日本人的枪炮威力太大,民兵手里拿的长矛起不了作用,父亲就组织民兵

撤退到地道里。最后撤退的父亲被日本鬼子的子弹射中胳膊。子弹从胳膊的一面进入,从另一面射出,幸运的是没有穿过骨头,只是从肌肉中穿了一个洞,鲜血像涌泉一样奔流,在地道里其他民兵从衣袖上扯下一条布勒住了不停涌血的胳膊。鬼子走后,由于没有医生,我奶奶就用锅底灰敷在伤口上,再用布条缠住。没过几天,胳膊肿得像小腿,父亲开始发痒,赶紧让一个老中医看了。老中医找来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,一个抱住我父亲的身子,另一个摁住我父亲的胳膊,然后老中医用棉花搓成条团,再用镊子夹住伤口的一头,最后用纱布包裹住伤口。再从另一个口出去,之后两手各牵着一头,拉锯似的来回拉扯,这样多次后,把洞里的脓和腐肉掏干净,再将一根沾了消炎药的捻子穿入洞里,最后用纱布包裹住伤口。整个治疗和包扎过程,父亲咬着牙没哼一声,老中医和村里人都说我父亲是条汉子。多年以后,父亲受伤的胳膊内外两侧各有一个硬而大小圆圈的疤痕。

父亲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。他常教导我们姊妹几个做人要正派,要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。刚改革开放时,父亲是村委主任,本村有一个亲戚想多占一分集体的土地做宅基地,怕父亲知道后不让他占,就雇了几个大工趁天黑连夜将房子的墙垒翻了一人多高。第二天有人告诉了父亲,父亲马上召集村干部到亲戚家新盖的房子前,别的干部

## 父亲

◆王天玉

邻居们都说已经快盖好了,推倒了多可惜,但父亲说,集体的土地无论是谁都不能侵占,最后还是推倒了,亲戚从此和我家断了来往。父亲从年轻时当民兵队长到解放后当二队队长、村委主任,再后来任村党支部书记,直到六十三岁时才在我们苦劝下从书记岗位上卸任。

父爱如山。我上初一时,尽管父亲是村委主任,家里穷得交不起几块钱的学费。父亲在别的社员都休息时到地里捉田鼠,一张田鼠皮卖一毛多钱。记不得捉了多少天才凑够了我的学费。我高中毕业时,父亲已经66岁了,我的哥哥姐姐都已经工作或出嫁了,亲友们都劝我父母说,不要让小儿子上学了,跟前总要留一个将来养老。我父亲对他们说,老话说的好啊,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,我不能因为要我养我老就限制了他的前途。我考上了大学,父亲高兴得不拢嘴。多年来,我们姊妹几个无论生活还是工作,都深受了父亲的影响,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 and 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父亲为人仗义。村里谁家有事,父亲都是第一个先到。有个村民找他借钱,他本没有钱,但是看到村民急需,就到邻居家借了钱给了村民。父亲很耿直,特别是遇到有损集体的事和个别人不讲理的事,他总要维护正义,常常是把赖人骂得狗血喷头。为了村

民的吃水问题和邻村的干部斗争过,也和不合法分子干过仗;为了集体的事和乡领导闹腾过,受过批斗和责难;父亲把红薯引进到村里,解决了村民吃不饱的问题,直到现在红薯和粉条都是郝庄乡的标志;父亲在村里办起了地理线加工厂,在郝庄乡第一个为全村买回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让村民们早早上电视。

2000年3月,已经82岁高龄的父亲,在咳嗽时发现痰里有血丝。到东镇五四一医院,被诊断为肺癌晚期,医生说父亲因为年纪太大不能做手术,最多还有半年的时间。我们姊妹几个都不相信这是事实,因为父亲身体一向很好。年轻时一次性和20多个人摔跤后又摔下日本鬼子小队队长,60岁时带130斤粮食和村里的年轻小伙赛骑自行车并率先到达侯马,81岁时骑自行车行20多里路到勃村察看农场的小麦田。我曾经天真地想,父亲一定能活过一百岁。后来想想,父亲之所以得这个病,是因为年轻时为养家糊口没白天没黑夜脚穿毡靴花车,当时的条件根本没有防尘设施,吸进了大量的粉尘而导致了肺部受损。

在与疾病搏斗的几个月中,父亲依然是豁达开朗,谈笑风生,面对癌症表现得十分淡然。他闲暇时和我小姐夫下象棋,有时到庄稼地里看看他热爱的土地和庄稼。到最后的一个多月,父亲因病情严重无法下床,在病床上依然和癌症做斗争,有时因疼痛浑身大汗淋漓,却始终不叫喊一声。临终时还给儿孙们讲,做人要堂堂正正,做事要秉公合法,工作要任劳任怨,持家要勤俭节约,这可能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家训吧。

·散文·

## 父亲放羊

◆尤生荣

父亲放羊在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,有关他放羊的趣闻轶事,至今还被传为美谈。在凭工分吃饭的大集体年代,我兄妹五人相继入学,家庭渐入困境。一九六九年冬,我参军入伍。七口之家,指望父亲干一天挣十分工,很是难以维持。为挣短款窘境,父亲揽下给生产队放羊的差事,风里来雨里去,一干就是十几年。

说起父亲放羊,不得不提及他精心驯化的一只头羊,父亲给它取名“羯”。父亲调教这头羊,着实下了一番功夫。挑选头羊苗子可遇不可求,须得瞅准了,用现在时兴的话说,得有点前瞻眼光。首先要品种、毛色纯正,生就一对好犄角,还要进食快、胆量大、反应机敏,体型要比一般羊高大健壮,方能确立在羊群中不可挑战的地位。

在几十只羊羔里,羯被父亲选中,确定作为头羊培养,享受小灶待遇,受到特殊关照。父亲为羯请了一份口粮,他随身背个布袋,装有玉米粒和碎馍块,时不时地喂它一些,意在培养感情,拉近关系。没过几天,父亲一喊,羯就很快跑过来,依偎在父亲跟前蹭痒撒娇,任由父亲拍它的头,梳理背上的毛,抚摸它的角。

为练羯胆量,父亲走哪儿都带着它,去集市上也领着,不用绳拴,在人群中穿来挤去,俨然一副贴身护卫,紧跟者一步不落。一来二往,羯胆量大起来,面对生人若无其事,汽车身后鸣笛,也不畏惧避让,依旧不慌不忙、不紧不慢地走着,只听从父亲的口令,其它的全然不予理睬。

羯没辜负父亲的苦心栽培,一天天长,足足比别的羊高出一头。父亲进一步强化难度更大的口令,手势指令训练,扬鞭朝前一指,喊一声“羯”,它就立马冲向前群前。从父亲的吆喝声中,羯似乎意识到了它的领队身份,总是挺着胸走在最前头,绝不允许别的羊超越,不时环顾四周,像是炫耀似的回望父亲几眼。听到喊声,立刻停下,将羊群围拢。喊它回来,就顺从地折转身带羊群回返。羯确立了羊群中不可撼动的领

导地位,父亲对其的驯化取得了比预先设定还要好的效果。

爷爷放了一辈子羊,父亲接手放羊鞭,学校放假我也常替父亲放羊,我家可谓三代羊倌儿。我常看到有些人放羊,羊在前面跑,人在后面撵,过庄稼地约束不住,羊群呼地一下窜进地里,死拖赶不出来。到了坡上,任由羊满坡乱跑,人在后面骂骂咧咧地追赶,累得喘不上气,羊也吃不安然。草场被羊趟过,留有异味,回头就不好吃了,保不有个误工时,还有可能将羊落在坡上。

父亲放羊与他们不同,到地方就将羊集中拢住,只听羊低头吃草,发出吭哧吭哧的响声,吃过去如同割过了一般,通常到一个地方就不再挪窝。村上的人都夸父亲放的羊有规矩,从不糟蹋庄稼。殊不知这是长期驯出来的,准确地说是打出来的。父亲投掷石子,又远又准,说打羊左角,不打下右角。对个别生性顽劣、不听招呼的羊,一石子过去即将其打回,凡是领教过的,就再也不敢擅离羊群。

那年头,家里粮食接不上,为了不让家人挨饿,别人放羊手持放羊鞭,父亲却肩上扛张锨,将羊群带上坡,就去开荒地,后半羊群实际交由羯管理。当羊群推进到沟边或坡头时,父亲在远处吆喝一声“羯,回来!”羯就带羊群掉头。更令人称道的是,羯自始至终履行着巡视羊群的职责,对个别调皮捣蛋离群较远的羊,就赶过去将其兜回,有不服气的一扬头,羯就吓得乖乖地回到群里。太阳快落山时,羯就带羊群向父亲靠拢。此时羊群秩序要顺乎得多,羊儿心知要随主人回家了。

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后来有人反映父亲不专心放羊,开小片荒地。干部就安排人清点羊数,逐羊过秤,打算换人。结果,成羔率和羊膘情在全村都是最好的,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做深究,不了了之。

那些年,村南坡常有狼出没,每当太阳压山就能听到远处狼的嚎叫声。有时回得晚了,狼就尾随羊群寻机下口。有一次,狼

跟得很紧,羊群哗地一下朝父亲身边围过来,唯独羯原地没动,仰着头回摆开决斗的架势。它也许在想,多少狗都被我怕了,谅你也不是我的对手!人都说羊怕狼是天性使然,可是就有这么一只与众不同、敢与狼叫板的羊。自此,父亲对羯更是多看一眼,只要闲下来,就唤到跟前,关爱地抚摸,拍拍头、捋捋毛,说上一堆也不知羯能否听明白的话。

进入冬季,是羊群最难熬的时候,西北风呼呼地抽打着,父亲身着单薄的棉衣,冻得瑟瑟发抖,把羊群尽量赶往背风向阳的地方。遇上大雪封山,羊只能在圈里啃干玉米杆。看着羊遭罪,体质瘦弱的羊性难保,父亲心里很是着急。得知有人偷着放羊,也动了念头。当时上面三令五申严禁六畜啃麦,派出所一度昼夜巡逻,严厉打击,不少放羊人被抓现行,批评处罚。一天晚上,父亲刚把羊群带到白天瞅好的一块长势较旺的麦地,听到有人走来的动静,一声低喝羊都站到了地堰上。来人不好说啥,叮嘱两句离去。父亲很是懊悔,这干的是啥事,像做贼似的。此后,父亲再没放过麦。

为了让羊保暖安全过冬,秋收季节,父亲留心生产队里收获庄稼,跟后赶茬口,让羊捡吃掉落地上的豆叶、豆粒和玉米粒。及早上手,起早贪黑,用平车拉拉豆秧和玉米秸秆,尽可能多地储备饲草。数九天,父亲将羊群赶回家给羊烧热水喝,不嫌麻烦,提桶到邻居家收泔水,他将全部身心都放在了羊群上。

父亲生性刚强不服人,把面子看得很重,无论干啥都要出人头地,标新立异,放羊也是如此。修下村坡公路时,父亲欲赶羊群到对面,让羊啃地堰上新长出的嫩刺芽,羊子最爱吃,而且上膘快。到对面必须通过一块谷地。当时谷苗已接近半尺高,地里仅有一条人踩出的小路。好多人都停下寻,瞪大眼睛看他如何把羊群赶过去。寻正是羊撵青难放的时候,进了谷地还

不乱了套?父亲看穿了这些人的心思,心想,你们想看笑话,我今天就露一手让你们瞧瞧。他拍了拍羯的头,心说:“老伙计,这回就看你的了,可别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丑现眼啊!”他先来到小路口,回头注视着整个羊群,喊了一声:“羯,过来!”羯扬头挺胸带领羊群,头朝一边,一个挨一个,齐刷刷地走了过去,没一只敢歪一下头的。修路的几百人眼睛都看直了,这哪儿是一群羊呀,分明是一支训练有素、接受检阅的队伍,不约而同地鼓掌叫好。这件事很快在当地传为佳话,父亲为此得意了好一阵子,晚年提及嘴角仍是挂着笑。

一九七八年农业大寨时期,我们村河滩垫地大会战。过元旦时,村上决定熬羊汤改善伙食,队长挑中了羯,父亲硬是不同意。在父亲心目中,羯不是一只普通的羊,俨然是一个颇有灵性的助手,倾注了他不少心血,不仅仅让他放养牲畜,更为他挣得了脸面,可是其他羊都没有羯肥,杀两只抵不上一只。羊毕竟是集体的,队长说了算,尽管父亲十二分地舍不得,羯最终还是被杀掉了。当大伙儿品尝羊汤美味时,一向倔强的父亲心疼得落了泪。他没喝羊汤,他实在喝不下去,痛心之余,当天就给队里交代不再放羊了。

父亲虽已去世13年了,但他老人家放羊的一举一动仿佛就在眼前,一直影响着我激励着我。

